

文藝理論學習小叢書：

論蘇聯文學中的 民族形式問題

新文藝出版社

論蘇聯文學中的民族形式問題

顧爾希坦著 戈寶權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二 · 上 海

論蘇聯文學中的民族形式問題

原著者 顧爾希坦

翻譯者 戈實權

*
**

有 版 權

1952年9月第一版上海印00001—10000冊

書號(408) [1145] 定價 ¥ 1,1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文藝理論學習小叢書

第一輯

我們編輯這套叢書的目的，是根據我國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介紹以蘇聯爲主的重要文藝論文，作爲文藝整風以後理論學習的資料。這些文字，或者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思想的研究和闡明，或者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討論和探索，或者是對當前文藝思潮文藝問題的分析 and 批判。這些對我們新中國的文藝工作者，都是極有參考與借鑑的價值的。

- | | |
|----------------------|----------------|
| 藝術工作者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 | 加里寧著 1,000元 |
|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著作中的文學問題 | 葉高林著 2,100元 |
| 反對文學中的思想歪曲 | 「真理報」專論 1,400元 |
| 反對文學批評中的庸俗化 | 「真理報」專論 1,500元 |
| 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本特徵 | 緬斯尼柯夫著 1,400元 |
|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美學反對藝術中的自然主義 | 布洛夫著 1,900元 |
| 高爾基與社會主義美學 | 契圖諾娃著 1,200元 |
| 論蘇聯文學中的民族形式問題 | 顧爾希坦著 1,100元 |
| 作家的責任 | 約·里瓦伊著 1,800元 |
| 論詩的「秘密」 | 伊薩柯夫斯基著 1,100元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一
一九一三年初，列寧在給高爾基的信中曾經這樣寫道：「講到民族主義，我完全贊同你的意見，應當更加認真地來研究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有一位卓越的喬治亞人，他搜集了所有的奧地利學派和其他的材料，正埋頭爲『啓蒙雜誌』寫一篇大文章」（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六卷第三二八頁）。列寧此地所指的，就是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底及一九一三年初所寫的，和後來成爲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布爾什維主義對於民族問題表示出特別大的關心，並且還製定

斯大林在他的其他許多著作中和演講中，又曾經多次地講到這個問題。他繼續了和發展了列寧的思想，完整地研究了作爲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及工人階級專政學說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民族問題的理論。

在這個理論當中，民族文化的問題佔着一個重要的位置。關於在社會主義現實的條件之下所創造出來的文化，應該是社會主義的內容和民族的形式。這個著名的提綱，就是由斯大林所研究出來的。斯大林這樣寫道：「什麼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民族文化呢？這就是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而在形式上是民族的文化，它的目的是要用國際主義的精神來教育羣衆，和鞏固無產階級的專政」（見「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一九三九年俄文本第二四九頁）。在這樣一個簡明和深刻的精審的定義中，就揭發出了我們社會主義文化的本質。

斯大林曾經嘲笑了那些牽強附會的人，這些人硬說列寧認爲社會主義的文化好像是種沒有民族成分的文化。斯大林這樣寫道：「假如有人以爲列寧把社會主義的文化，視爲是一種沒有民族成分，沒有任何民族形式的文化，那就是種愚蠢的想法。猶太工人同盟派的人們，曾經有一個時期真正地把這種愚蠢的想法歸在列寧

身上。但是從列寧所有的著作中，我們就知道他曾經尖銳地反對過這種污蔑，並且堅決地和這種愚蠢的想法區分開來」（見前書第二四九頁）。

無論列寧，無論斯大林，他們時時刻刻都着重地指出民族形式的意義。這和他們整個的社會學說，這和貫穿了他們整個學說的那種天才的歷史的感覺與理解，是深刻地相聯繫着的。這因為各民族的具體的歷史生活，他們的發展，他們的社會與政治的制度、習俗以及精神活動的各種現象，換一句話說，他們整個地從廣義上講起來的歷史，在民族的區別最初發生的時候起，就以民族的形式而結晶化了。到了後來，由於各民族發展的各種歷史條件的特點，就產生了各自代表一種歷史現實的特有的民族文化。

二

社會主義的文化，是在全人類文化收穫的土地上和基礎上成長起來及發展起來的。我們永遠記得列寧的這幾句話：「無產階級的文化，應該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地主的社會及官吏的社會的重壓之下所研究出來的一切知識的合法的發

展」(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三十卷第四〇六頁)。還遠在十月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列寧就曾經這樣寫過：「在每一個民族文化裏面都有着即使是還沒有發展出來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化的成分，因為在每一個民族裏面，都有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這些羣衆的生活條件，必然地會滋長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來」(見前書第十七卷第一三七頁)。在每一個民族文化裏面所具有的這些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化的成分，就隨着工人階級的成長，就隨着人民大眾的社會自覺心的增長而得到了它們的發展。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上更加深入的，文化革命，給了我們向着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文化以一個很大的推動。現在我們所有的已不再是各種個別的文化的成分，——現在我們所有的，就是由我們創造出來的一個偉大的、豐富的、有着許多分枝的社會主義的文化。

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建設，使得我們表現於各部門中的意識，起了一個根本的改變，並且創造出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的意識。這種改變的過程，在我們偉大聯盟的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中，在由這些多民族的文化所組成的統一的蘇維埃文化的總和中，得到了它們的反映和表現；毫無疑問地，在這種多民族文化的總和中，文

學創造是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蘇聯文學是這種蘇維埃文化的一個組成的和重要的部分。而蘇聯文學自身所帶來的那種在原則上是新的東西，這首先就是它的社會主義的內容。

高爾基在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曾經講到革命前的文學和蘇聯的文學之間的差別。他當時這樣講道：

「……革命以前的文學，其基本的和主要的題目，就是個人的悲劇！這個人感覺到生活侷促，覺得自己是社會的一個多餘的人，想爲自己在社會中找尋一個方便的位置，但是因爲沒有找到它，於是就苦痛，死亡，或者和他所敵視的社會妥協，或者就墮落到縱酒，墮落到自殺的地步。」

在我們社會主義的蘇維埃聯盟內，不應該而且也不能有多餘的人。每一個公民，都要發展其自己的能力、才幹與天才的廣泛的自由。現在所要求於個人的，就只有一件事情：要忠實於創造沒有階級的社會的英勇工作。」

在高爾基的這些話裏面，清楚地表現出了新的，蘇維埃人民的情況；這種新的

人，已成為我們多種語言文字的多民族的蘇聯文學的主要的人物。

社會主義的人民，已經製定出他們自己對於全世界，對於社會，以及對於他們自己本人的新的態度。而我們的文學，就在於體現出這種新的態度，新的世界觀，新的意識，新的思想與感情的構成。從我們蘇維埃時代的最優秀的詩人瑪雅科夫斯基起，一直到無名的人民的歌者為止，蘇聯文學的所有的創造者，都想在他們的創作中，表現出新的蘇維埃人民所體驗的這些新的思想與感情。對於社會主義祖國的摯愛，充滿了深邃的國際主義感情的蘇維埃的愛國心，蘇聯各族人民的友愛，蘇聯人民對於共產黨及其偉大的領袖列寧與斯大林的無邊的愛與獻身的精神，新的世界觀，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之上所建立起來的對於大自然與社會的態度、對於勞動的新的創造性的觀點、兩性間的新的相互關係、共產主義的道德、社會主義建設及爲了共產主義最後勝利而鬪爭的熱情，——新的社會主義人民的體驗的所有一切不可計量的富源和包括不盡的多樣性，都在我們的文學裏面有了它們的反映。

蘇聯文學的社會主義的內容，表現在它描繪出我們社會主義現實的巨大的社

會過程，描繪出具有着各種思想、感情與體驗，和具有着新的社會主義意識的新的社會主義的人民（這是我們文學中的肯定的人物）；同樣地，也表現在它用新的社會主義意識的光亮，照射出它來，涉及的一切題材和一切問題。而和這一切緊相聯繫着的，就是蘇聯文學的社會主義的方針目標，和它用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人民大眾的願望。

三

蘇聯文學的這種新的社會主義的內容，就要求我們的藝術家們創造新的文學形式；這些文學形式，可以儘可能更深刻地，和從藝術的意義上講更確切地傳達出，表現出和銘刻出這種新的內容。這是一個漫長而又複雜的過程。同樣地，斯大林所說的「內容的發展先行於形式的發生與發展」的那個關於內容與形式的相互關係的一般原則，也可以應用到文學上去。但在此地我們不應該忘記一件事，就是真正的文學（一般地講起來，藝術也是同樣的情形），都不能容忍一種毫無區別的形式；用黑格爾的語法來說，它要求一種內容豐富的形式。我們反對藝術中的形式主

義，並不是因為我們一般地反對形式，而正是因為形式主義曲解了形式這個概念，把它變成了一種空洞的、自以為是的和絲毫不顧內容的形式。形式對於我們是一個重要的和有着豐富內容的範疇。列寧在他的哲學筆記裏面，曾經總結了黑格爾的思想，他這樣寫道：「形式是本質的。本質則是這樣或者那樣地，按着它本身的特質而轉化為形式……」（見「列寧論文彙集」第十卷第一三五頁）。列寧的這個意見，也可以應用到形式在藝術中的作用上去。黑格爾曾經說過：「只有那些內容與形式相一致的藝術作品，它們才是真正的藝術作品。」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對。

但是不管我們循着什麼方向去尋求各種新的文學的形式，來體現新的社會主義的內容，——形式部門中的民族文學的傳統應該是它們一個出發點。文化遺產的問題，不僅僅存在於內容的部門中，也存在於形式的部門中。文學（和藝術）存在的具體的歷史形式，就是民族的形式。偉大的多種語言文字的蘇聯文學，是從蘇聯各兄弟民族文學：蘇俄、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阿美尼亞、烏茲別克、猶太等民族文學的總和所形成，而作為一個完整的統一體成長起來的。

（文學中的）民族的藝術形式，是從下面的幾種要素所構成的：（一）語言（照

馬克思的說法，這是人類的真實的意識；（二）歷史的傳統與文學的傳統；和（三）所謂「真實」。

關於語言的問題，用不着在此地多加以特別的解釋：語言是一個民族的首要的特徵，每一種民族文學是在某種一定的語言上創造出來的。講到歷史的傳統這一點，就應該了解某一個民族所特有的歷史經驗的總和，這種經驗是通過了真正的現實與意識而總結起來和獲得到的。文學的傳統，則包括了每一種民族文學發展所特有的文體、風格、型式等整個歷史的總和。但是每一種民族文學中的文學傳統（從它具體的歷史的表現上來講），永遠都是特有的和獨創的，這不僅可從所謂「異國情調」的文學的例子中看出，同樣地在詩歌的部門中也可以看出，在詩歌中這種傳統是以非常的輕快的說法表露出來的。

在民族的文化形式的形成上，其中有一個要素是具有相當的意義的，這就是我們所用的一個附有條件的名稱「真實」。舊的資產階級的文藝科學，是用最狹窄的意義來解釋這個概念的。舊的文藝科學所了解的文學中的這種「真實」，只是提一提生活的具體事物或者是具體的歷史事實。文學作品中的這種「真實」，是以

真實的「真理」來和藝術的「虛構」相對立的（見歌德：「詩與真實」）；我們可以說，「真實」組成了文學中的「屬於人種學」的東西。可是，我們要非常地擴大「真實」這個概念。這並不是一種像自然主義派的那種人種學，而是廣義的歷史在藝術上的反映；在文學中反映出歷史的具體事實，反映出所謂「民族性」的特點（用斯大林的話講，這就是「表現於文化的共同性中的心理狀態」），反映出社會的與個人的生活，習慣與風俗，以及風景等等。因此在講到「真實」這個名詞時，這就是歷史在文學上的反映；至於此地的所謂「歷史」，當然不只是指過去，而是指一個民族發展的整個過程，主要地還是它的現在；這就是說，是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生動的、革命的 and 前進的東西。民族的形式，是帶有這個民族過去和現在的整個歷史發展的路程的痕跡的。而其中起有決定作用的還是現在，因為組成了文學的內容和進而組成它的形式的那些生動的構成的要素，是消溶在現實的情況中的。民族形式的特質，是以各不同民族的生動的歷史的區別來作為它的主要的起因的。

在民族的文學形式的各種要素中，就可以感觸到某個民族的「民族性」和「心理狀態」，就可以感觸到那種主觀的民族的東西，這種東西在民族集團的整個表現

方法上，在各種最富有表現力的手段上都留有自己的印記。

四

普希金的詩「歐根·奧涅金」在伯林斯基的認識中是一部「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這就是說，普希金不只是反映出當時俄國的顯著的社會過程，和表現出他當時的進步的思想，同樣地，他還作出了俄國人民和他自己的國家的許多成類的典型和形象。「歐根·奧涅金」也正像普希金的其他著作一樣，反映出當時俄國生活各種具體現象的所有的特點。這就是說，普希金同樣地也創造了一個豐富的民族形式。普希金的泰姬雅娜，是他那個時代特有的俄國女性。從歐根·奧涅金起，就展開了「多餘的人」的一條廣泛的畫廊，普希金之後的俄國文學，是時常描寫這類人物的，因為當時的俄國現實，為在知識分子階層中的像「多餘的人」這樣的現象的發展，創造了一片好的基地。藝術家對於他所要描寫的生活把握得愈深刻愈正確（這就是說看出了歷史的前進的運動），則他在文學中所創造出來的民族形式，也更加豐富、顯著和真實。

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普希金是一位偉大的民族詩人，但是他卻說奧涅金的形象是反民族的，這是因為他在奧涅金的身上，看出了他是一部分俄國知識分子的先驅者，這一部分的知識分子想向「西方」去尋覓關於俄國生活的各種問題的解答——在當時這就是說，向着進步的、先進的思想去尋求解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歐洲」精神的敵對者，他對於俄國人民的「民族性」，有一種不正確的看法；他認為奴性的「馴良」，溫順，對苦難的崇拜，是俄羅斯人民的主要的特點。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就是這樣描繪俄國的人物的，他用同樣的看法來把俄國的偉大詩人普希金「樣式化」了；而實質上講起來，普希金是反對這種奴性的感情的，不管它究竟是用作什麼形式表現出來。

在沙皇的專制政體中，在農奴制度中和當時俄國的其他各種「民族的」特點中，普希金看出了對於國家及人民的進一步發展的妨害與阻礙，並且他懷着鼓舞的熱情指出俄國生活中那些領導着向前進的進步的過程。「歐化」的問題，對於當時的農奴制度的俄國所意味着，就是進步、發展和前進的運動。這就是為什麼普希金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來是更加富有民族性的原因，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想固定了

那些保守的、落後的和爲歷史所批評了的東西。

普希金在他自己創作的形式上，在他自己的文學的形式上，大大地打開了一面向着歐洲的窗戶，這就是說，打開了一條走向進步的國際主義影響的路徑，把歐洲的無盡量的主題，題材，文學的原則和成類的技巧帶進了詩歌，這種「歐化」（或者是國際主義化），不但沒有減小了，相反地，它卻使得普希金的詩歌的俄國民族形式，更加清晰和更加顯著。普希金這位新俄羅斯文學的創始者，他無論在內容的部門中，還是在形式的部門中，都爲自己吸收了當時歐洲文化的最好的成分。普希金的創作是在最肥沃的人民的泥土上生長出來的，他吸收了先進的歐洲的各種文化的影響，而以俄國民族形式的全部富源和特點在閃耀着光輝。

普希金創作中的「歐化」的東西，和當時俄國生活的真實的歷史趨向，是有着深刻的諧和，並且是相應合的，而這些趨向，必然地會使得整個國家，使得它的整個結構和生活的習慣，走向「歐化」的方向。這些真實的歷史的和進步的趨向，因爲它們是一定要來代替那些封建的和在歷史上已經過了時的東西。這些趨向，是和當時俄國的最深刻的和本質的社會過程有關係的；這就是說：它們是屬於當時的真正的